

经历春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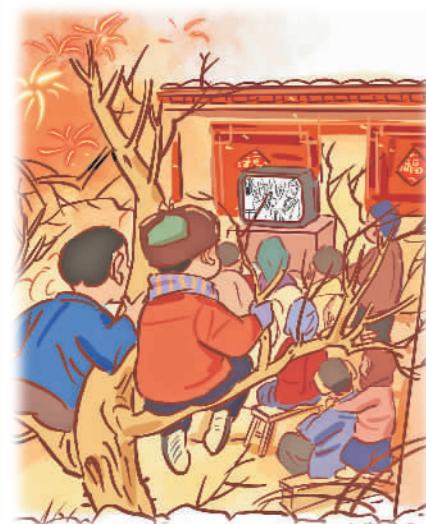
* 每年大年夜，全家人团团圆圆地吃过大年夜饭后，聚在电视机前一起看央视春晚，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年俗。 *

王计兵

收到去现场观看春晚的邀请函时，看见“春晚等着您”五个大字，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不过，我还是比较克制的，而我的爱人却立刻破防，瞬间就湿了眼眶。

春节，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。一年一年拼搏的人们需要一个节日来修复，来缓冲，来感受喜悦。

1983年，春晚应运而生。那时，在我们的村庄，电视机只有一户富庶人家才



* 过年串亲戚，带个篮子装上满满的礼物，最上边盖上方方正正的红帖，压上绿柏枝。 *

王垣升

儿时，过年这个字眼，一出来就活蹦乱跳，鲜活的梦中都要念叨着笑醒。过年有好东西吃，有新衣服穿，有鞭炮放，最期待的是串亲戚，可以从长辈们手中得到压岁钱。

串亲戚是从年前就开始准备的，母亲在腊月的大集上就要捎回来娘家的肉礼，通常要三四根肋子。瞧七大姑八大姨拿的是麻糖篮，馍要蒸得又白又圆，麻糖炸得酥脆。串亲戚的篮最下边是蒸馍，中间是炳子疙瘩、菜角，最上边摆一层蕉叶、麻糖撑门面，盖上方方正正的红



* 古诗云“添岁儿童喜”，在东北的冰雪世界，儿童添岁还有独特之喜：一喜树灯笼，二喜赛冰灯，三喜冰河印影。 *

张万银

南宋诗人薛嵎有诗句“添岁儿童喜”，说的是旧岁添新岁，儿童最喜欢：喜放鞭炮，喜穿新衣，喜年夜饭，喜压岁钱……但这些“喜”都是老生常谈了，我想泄露点独特的北国风情——冰雪世界的儿童添岁之喜。

一喜树灯笼。这由满族的传统习俗沿袭而来——过年时家要在院子里或大门前，竖一根高高的灯笼杆，顶尖绑有绿松枝，下挂一个红灯笼。

树灯笼的前奏是砍灯笼杆。春节前的一两天，选一个晴朗的上午——避开飘棉扯絮的飞雪天，避开嗷嗷叫的白毛风，几家的孩子汇在一起，手提伐木斧，肩扛弯锯，向银装素裹的东山进发。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儿了，因为可以借机游山逛景。一路上踏着碎琼乱玉，咯吱咯吱的跫音唤醒了沉睡的雪原。阳光映照在皑皑白雪上，反射的雪光格外刺眼，令人想起“万里寒光生积雪”的诗句。

有。那年春晚，这家人把电视机从屋里搬出来，放在了院子里的一张桌子上。院子很大，但是密密麻麻挤满了看春晚的人。我来得相对较晚，和几个差不多年龄的孩子，攀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，只能看见那台黑白电视机里晃动的人影，听到人群一阵一阵的笑声。

算来春晚一路走来已经有40多个年头了，一届一届的春晚陪伴着我们，已经成了节日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。而现在我居然可以亲身参与春晚，这真是太奇妙了。

随着一场一场的春晚彩排，我的心情也不断发生变化。我们都知道，春晚的每一个节目都有不确定性，不到最后一刻，谁也不知道节目会不会进入最终的直播。导演也是这么告诉我的。因此，他对我在现场讲话时的语速、字数、时长都进行了严格的计算和要求，我要准确到秒。这样我就必须改变自己日常的表达习惯，我的心里带着兴奋、期待、焦虑和一种不安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和爱人在玉渊潭公园散步，没想到公园里乌鸦特别多。临近黄昏，乌鸦的叫声极其响亮，一声一声叫喊，如同一种撕裂，我甚至相信，玉渊潭树木上的每一道纹理都和乌鸦的叫声有关。在我老家，乌鸦并不常见，它灰黢黢的叫声被村民习惯性认为是不吉祥的声音。所以，每当有乌鸦当头鸣叫，我爱人就会“呸呸呸”地对应三声。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，据说可以化解不吉祥的预示或厄运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一面散步，一面听着乌鸦的叫声，一面听着我爱人“呸呸呸”的回应。

这些日子，爱人的紧张远大于我。因为爱人受邀来到北京，只是作为特邀嘉宾的家属陪伴，是进不了春晚演播或彩排现场的。每当我到现场彩排，爱人就在酒店等待。每当我彩排回来，推开房门的一瞬，她就会观察我的面部表情。我若轻松自然，她就会相对松弛；而我一旦呈现出哪怕是一丝疲惫，她都会高度紧张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，等待着我开口说出第一句话。

最后一次彩排，由于之前我在夜里赶一篇稿子，导致两天一夜没有休息，持续的工作状态让我精神恍惚，彩排期间一直不在状态。

一句报幕的台词，“所以，接下来的这首诗，就叫作‘世界赠予我的’”，总是反复出错，不是念成了“接下来这首诗”就是念成了“世界赋予我的”，致使导演也特别着急。到了凌晨两点我才回到酒店，那时我的眼眶都是青的。爱人坐在床头，双臂用力，双手紧紧地抓住床单，盯着我看。我只好故意做出一副特别轻松的神态，以便让她安心。当我洗好澡从浴室出来，她已经有了轻微的鼾声。

正因经历了春晚彩排的全程，我也就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准备这样一台晚会的难度。无论是导演、演员，还是每一个工作人员，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，精益求精。每一个精彩镜头的背后，都饱含着艰辛。

除夕夜，春晚开始了。我顺利地为王菲报幕，走下舞台，就走向了休息区。导演说：“你不等一会儿再走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想先出去冷静一下。”这段时间，神经真的绷得太紧了。当完成了使命，紧绷的神经就立刻松弛了下来，我感觉整个人都软绵绵的。与其说是一种疲惫，不如说是一种幸福，一种心满意足，像一种果实成熟之后饱含着甜蜜的软。导演笑了说：“好吧。估计你还不能放松，你还是先看看手机吧，你的手机应该已经爆了。”

走到春晚后台的休息区，在一个角落坐下来，我仰着头，望着天花板，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后，才打开自己的手机。果然如导演所说，手机真的爆了。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给我留言表达祝贺。后来我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回复这些消息，也仅仅回复了不到三分之一。

我们在大年初一返回昆山。高铁一路疾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一场雪，沿途雪地的白，给节日的喧嚣增添了一份宁静。放眼望去，漫山遍野的白，仿佛生活重新发下了一张白纸，一元复始。我相信，在这一张白纸上，2025年将会为我写下人生最华美的篇章。

当。妹妹干脆跑到厨房把红包让母亲保管，保管来保管去，妹妹的压岁钱就变成了母亲的体己钱。



我们这样过年

编者按：

春节，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，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地方特色。各地年俗如同五彩斑斓的画卷，展现着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。让我们一同探寻这些年俗的故事，感受来自天南海北的节日气氛。

新年礼物

* 藏历新年和农历新年经常是同一天或者隔一两天，在西藏过年，人们互道“罗萨扎西德勒”，挨家挨户吃古突。 *



杨乐

冬日的那曲一片银装素裹，远处的山坡上只有牦牛的身影点缀其间。城镇的街道却早已张灯结彩，装饰得五彩斑斓。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，在热气腾腾的集市里采买年货。黄澄澄的酥油茶充满了店铺两侧，琳琅满目的糖果、干货盛放在一只只张开的口袋中，供来往的行人品尝挑选。

我和阿健一人背着一个大号书包行走在热闹的人群中，不时指着道路两旁熟悉的门店回忆一番。驻村任务结束后，阿健留在了拉萨，我回到了成都。那时我们就约定，要在五年后的春节再回来看看。多年的藏区生活，使阿健看上去已然成了个地道的高原汉子，皮肤晒成了小麦色，连头发仿佛也做了天然的锡纸烫，蓬松而飘逸。

我们找到了在镇上开茶馆的尼夏，坐着他的车子，迎着藏北草原绚烂的晚霞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普仓村。

村里整洁的石板路伴着那条窄窄的冰河，像两条白色的丝带蜿蜒伸向山谷深处。左右两旁的房舍在这样的日子里都挂上了新做的五色经幡，一缕缕炊烟柔柔地飘荡其中。在那半山腰上，是我们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两年的村委会。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正在迎风飘扬。

掀开村主任扎西塔杰家的棉布门帘，一股炉火的热浪和食物的香气扑面而来。两条洁白的哈达随着村主任爽朗的笑声落在了我们的肩膀上。因为事先接到了尼夏的电话，此刻屋子里已经坐满了往日熟悉的面孔。村医珠达、做皮具的普琼、会弹奏尤克里里的强巴、独自养育着六个孙女的央嘎老人……他们都手掌朝上，红彤彤的脸上绽放着明媚的笑容。我和阿健瞬间像是又回到了过去驻村的时光，一边脱去身上的大衣，一边转着圈依次握向大伙厚实温暖的手，互道一声：“罗萨扎西德勒。”

这一天，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九，正逢藏历新年的古突节。

五年前的这个晚上，普仓村风雪大作，山谷里的电线被割断，信号全无。初到高原的我们刚刚熬过了抗高反的适应期，生活所必需的技能还没来得及掌握，连捡来的牛粪也点不着，弄得寝室浓烟滚滚。最终屋里实在冷得待不住，只能躲进工作队的车里取暖。就是此刻坐在屋里的他们，一个个手持电筒，在风雪里一声声呼喊地找寻过来，为队员们点燃了炉火，陪我们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。

我和阿健当年也如今夜这般，被安排坐在了房子的正中间、靠近火炉的沙发上，喝下满满两大碗热乎的酥油茶，又接连吃了卡塞、拉拉、酸奶人参果和风干牛肉。

手持念珠的老阿妈也同今夜这般，就坐在我俩旁边，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吃下一碗又一碗食物。有所不同的是，此刻我身旁的阿健终于可以用流利的藏语，准确地表达出我们已经吃得很饱很饱的真实感受和浓浓谢意。

窗外的一轮皓月，照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，清澈而宁静。大家坐在一起聊着村里的近况，聊着各自的工作和生活。就像每一个回家过年的孩子那样，跟家人分享自己一年来的喜悦和收获。

大概晚上八九点的时候，如内地春节吃饺子，藏历新年的古突节要吃由牛肉、萝卜、人参果、糌粑等九种食料熬制而成的古突汤。饺子里可以包钢镚儿，古突汤中的面团里也包着带有各种寓意的小卡片。

五年前，我吃到一枚寓意健康的酥油花。今年什么都没吃到，倒是阿健吃出了一枚威武雄壮的野牦牛。

村里的孩子们在这个时候会各自揣揣一只酒杯大的小碗，像是大年初一拜年、万圣节要糖果，沿着冰河两侧挨家挨户吃古突。

当年的古突之夜，我们就是被这群雪地里可爱的小精灵簇拥着，走遍了行政村二十多户人家。他们笑着跳着走在前面，那些横躺在道路上的牦牛和犏牛，远远听闻便乖乖回到了自己的窝圈里，仿佛藏北草原凛冽的寒风，遇见这群孩子都变得温柔了许多。他们将自己最爱吃的萨其马、巧克力豆、酸奶糖一把一把塞进我们的大口袋。一个个红扑扑的小脸上，水汪汪的眼睛里，闪烁着纯真耀眼的光亮。

我和阿健在村主任家一边吃着古突，一边等待着。我俩的书包里装满了孩子们爱吃的各种零食。

本版插图：赵春青

添岁儿童喜

做冰灯是祖传的手艺，而赛冰灯则是北国儿童的岁时风俗。我们曾自编儿歌《赛冰灯》：“赛冰灯，赛冰灯，冰灯个个亮晶晶。小的就像北斗星，大的就像广寒宫。”

赛冰灯有两种不同的方式。一是赛谁做得大做得好。模具通常是家里的铁皮水桶、维得罗(俄语的音译，一种底小肚大口深的小铁桶)。在模具中装满清水，放到院子里让它与酷寒亲密接触。当冰冻到一定程度时，便将里面的水倒出，提回屋里，给它点人间温暖缓一会儿。待冰不再粘连桶壁，便将冰壳轻轻拔出，在底层烫一个透气孔，倒扣在事先准备好的圆形木板座上，早有一支红烛在期待着这水晶闺房。

零下30多度的严寒，呵气成霜。我们的狗皮帽子上、眉毛上都挂满霜花，就像仙境里走出的白头翁。冬天太阳落山早，快到家时，脚下的雪已呈幽蓝色。紫灰色的暮霭中，炊烟隐隐在望，仿佛能闻到热乎乎的饭香。

树灯笼就很简单了，在灯笼杆的顶端绑上横杆，横杆上安有滑轮，灯笼通过绳子可以像升旗一样升上顶端。灯的形状有圆的、方的、八角的，但颜色却出奇地一致——通通是大红色的，寓意一年红红火火，吉祥如意。

春节的晚上，如果航拍，可见居民区星斗满地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把《红楼梦》中最美的场景之一“琉璃世界白雪红梅”，移过来形容小镇的夜景，只需改动一个字“琉璃世界白雪红灯”，就再合适不过了。这就是迟子建写的《白雪红灯》。

喜树灯笼。冰灯是黑龙江人的发明创造，是黑土地的特产。早年的冰灯是松嫩平原的农民和松花江流域的渔民的照明工具，流传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。明代大诗人徐渭就写有《咏冰灯》诗：“对日水晶谁取火，生花银烛自禁寒。”

喜树灯笼。冰灯是黑龙江人的发明创造，是黑土地的特产。早年的冰灯是松嫩平原的农民和松花